

書叢藝文益羣

親見系吉

著琴葛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書叢藝文益羣

親 結

著 琴 葛

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

• 1949 •

目次

教授夫婦·····	一
貴賓·····	二
驟夫丁大福·····	五
從刀鋒的缺口下來·····	六
結親·····	一〇
後記·····	一四

教授夫婦

重慶地方的霧季又來了。好不透氣哪，啥子陰溝洞裏的日子嘛！

羅中達教授，特別覺到今年這季候，竟是那樣的困人。怎麼一動，都有種什麼壓力橫在他心裏。總之，那是一個絕大的錯誤：他不該把這位寶貝太太，從下江遠遠的省份接來。她的來到，使羅教授所渴望的寧靜生活，完全打碎。

但也可說，都是這三間害人的住宅累了他。那是最後復員的同事讓給他的。要不然，他做夢也不會夢到這女人。然而一年前的羅教授，他是多希望一個別開生面的寧靜生活啊！

那時候，別人熱烘烘的鬧復員，搶碼頭，搞名堂，依他看法，不是短見，便是盲目，一切決非久計！而且，他向來討厭做人尾巴，犯不着乾火亂竄，投進什麼羅網或漩渦裏去，所以他是決無移動必要。同時，三四年教授生活經驗告訴他，無論

大事小事，人與人之間，總該保持個若干分寸的距離，鼻子碰着眼睛，實在難於冷靜處理，所以，他也早不願住在校裏。眼望着這個機會，即使從他經濟學眼光上看，也不該隨便放過，於是幾天考慮，房子確定了。

自然，獨木不成林。光身住吧，不謹慎，也太寂寞。找個把志同道合的來住吧，別說一時難找，即使找着，也未免太傻。尤其使他苦惱的，多年孤獨生活，單說近來小館子包飯，他實在厭透膩透。校醫說他腸胃不好，那又何必他說，湯裏也少不了辣椒，不胃病也胃病啦！用人起火，自然別談，既不經濟，又難管束，校裏多少教授太太，整天氣得鵝鵝樣，動了武還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再三考慮，一封信，把太太叫來了。

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嘗試。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溫暖寧靜的家，而且對於太太這女人，雖說粗氣點，人還出秀，不是不可造就。他向來頭痛那些過份新派的女性，消耗本領很大，慾望永遠比山峯還高，自然而然，丈夫就變成她的牛馬。有時一對夫婦，手挽手走在路上，看着很幸福，可是一回到家裏，你知道他們由小衝突而大

磨擦，甚至破口動武！校裏住在他隔壁的彭教授，便是有苦說不出的典型例子。

至於人的造就問題，別人也許沒有那經驗，白手起家的羅教授，卻深通此術。譬如他的經濟學，以及他專長拿手的貨幣問題，可說膽魄小點的人，是衝不出來的。抗戰中，前線後方，內勤外勤的一陣筆桿生活，給了他無比衝鋒陷陣的勇氣，以及那多種各樣的能守能攻的戰術。小刊報而大刊報，地方性而全國性，羅中達一日千里，名滿天下，於是講師而教授，小城市而大都會，毋須後顧，勇往直前了。栽培一個女人，自己的太太，這還不容易嗎？

可是不到半個月，天哪，最使羅教授傷心的，這鄉下女人，完全原形畢露。佈置得合心愜意的三間屋子，怎麼也不能保持原有的雅潔和寧靜了。本來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客座書室臥房，清清謐謐，可是這女人，粗手笨腳，老把房裏的東西攤到客堂來，又把客堂裏的椅子什麼，只管拖進房裏去坐呀用的。說說她，這耳朵進，那耳朵出。客堂永遠變成她的洗衣作，滿地溼淋淋，有時還替你萬國旗樣兜空掛起，弄得兩扇紙糊格子窗，東個洞來西個孔。索性配上玻璃吧，羅教授恨起來

想，但化錢事少，不知哪時候起，教授卻癖愛着紙糊窗的風味，潔白安靜，而且據說還有科學上根據，紙糊窗能吸收充份的紫外光，玻璃則全無此用。幸好也不是玻璃，是玻璃，你就能保險她不戳上幾個窟窿？

羅教授總算還有耐心，雖然大勢已去，他還有最後堡壘可守，他想率性保持一間書室的完整吧。可是有鬼，剛一打算，她就立地進攻，廚房裏的七瓶八罐，一下把他那隻鑲有玻璃的書廚，飽飽滿滿的佔去了一半。替她拿出了，她又塞進了。而且一不留意，光滑的寫字桌上，一隻粗粗大大的鉢子給你猛地供上了，還拿起教授的洋書蓋着，壓上兩塊大磚頭。這，這，羅教授幾乎暴跳：

『你廚房做什麼用的？豈有此理！』

『老鼠好多，人也不怕。』

『呸！動動腦根啥！』

『簍衣蟲爬哩，這地方簍衣蟲真發笑！』

虧她居然還笑得出，而且那麼大聲大氣。幼稚！愚蠢！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！

確也是，她鄉村長大，目不識丁。爺娘手裏，學會種桑養蠶，至今還是這點蟹腳本領。向來愛說就說，愛笑就笑，天還沒有她箸帽大。她和羅教授從小攀親，一來長得出秀，二來那時的羅教授恐怕連翻十八個紅腳盆，也想不到今天這麼遠大的前程呢！所以鬼子兵打到上海過來，到處亂麻麻，男女家一聲說成親，他們就草草率率拜堂了。半年不到，夫妻分離，女的留在鄉間，男的海闊天空地飛了出來。

八九年夫妻分離，羅太太雖說做了教授太太，她實在還摸不清到底應該怎麼個做法。教授教她認認字，她也很起勁，還抖起一枝筆來寫呢。有時教授的學生們來了，她也把那本平民課本拿出來，拉住他們問這問那的響響地唸。教授嘆氣皺眉頭，她可不懂他意思：又不繡花，硬要躲起在房裏頭？

慢慢，教授也懶得在這方面開導她了。然而她也並不寂寞。幾個月一來，她已經鷄鴨成羣，一陣出，一陣進，整天唧唧唧唧，到處鷄屎鴨糞。教授煩恨地罵她，她卻一股子勁說：

『東西貴啊，生蛋把你吃嘛！』

可怕，天生的低能！到底沒見過大世面！教授有時也叫她打扮打扮，同出去走一陣。使她看看別的教授太太，雖不指望她交際什麼，或如何程度的看齊，但至少也廣廣她眼界，多少帶點子別人的風度回來。可是低能，你朝南，她朝北，而且兩三趟一來，她死也不肯再去了。不去，就歇！也免得教授對她提心吊膽，說不上檯盤的話來。可是這低能的，倒和屋子周圍，那些坡上坡下的苦人頭搞得蠻熱絡，滿口的「啥子」「硬是」，見個人，遠遠裏就直呼直叫，弄得院子裏人來人往，像過路地方一樣。豈有此理！教授鼻子一捏，萬全之計，只有請她滾回去！

但會幾何時，教授有事進城。三四天回來，一推門進去，院子裏臭氣冲天，原有的草地，全給她變成黑色的園地了。再一望，牆角落裏，呸！這女人褲腳捲得高高，還在一鋤一鋤的鋤呢！教授全身發毛，走進房去，手指都冰冷了。

『喔，你回來啦！怎麼我一點也沒見你進來？』

許久，太太進來，見床上躺個人，嚇了一大跳。

『滾開！』

教授猛地跳起，蒼白着臉。

『滾開——聽見沒有？』

『你跟哪個生了氣嘛？飯吃過沒有？』

『別管，別管，我看你還是——』

教授不住的擺手，自然是打發她回去的話囉。但吞着未半句，作壩似的塞在喉嚨裏。原因是，一出口，法幣至少兩千萬。害人！害人！國家萬惡，萬惡！萬惡！簡直不成體統。半年多下來，還算是當教授的，只多一張嘴，就害得他焦頭爛額。別說太太回去路費——一口氣漲上十多倍，這可怕的數字不敢想像，平時簡直拮据手脚，進次城一天也不敢多停。譬如抽煙，教授向來是講究的，但現實逼使他，不能不從「美麗」到「紅金」，「紅金」而又一瀉千里地退到「黑人」之類的奇怪雜牌，遇到人簡直不敢把煙盒打開。什麼話？不是國家害人，難道是教授當錯了？

『呃，我跟你說。』

教授一肚子怨氣，還是尋到他太太。太太可摸不着頭腦，她說：

「說什麼嘛？老是說也說的！」

「你這麼大聲幹嗎？叫你說話別大聲，說話別大聲，全無智識，這點記性也沒有！」

「我又不害病，你早不好討個三層樓小姐嘛？」

「呃，我問你，你打不打算在這裏住下去？」

「我不說，你要討三層樓小姐你討好了！」

太太忽然想哭，眼睛連霎兩下，眼淚沒有了。教授厲言正色地跟她約起法來。要在外頭登，就要做個外頭人的樣子。千萬別場他的台，生活自有他料理。窮兇極惡，徒然可笑。鄉巴氣，小家氣，一概滾開，全是不登大堂的杉木天然几！隨時動動腦筋，不許瞎七瞎八自肚皮亂搞。多學好樣，習上不要習下。至於那些坡上坡下的苦人頭，你知道他們什麼三教九流？無論那點上說，絕無往來必要！而且，不懂意思的四川話，切不可隨口亂說。教授突然又想起那句下流話，當時罵過她，現在還是臉孔鐵板，進一步責問她：

「你曉得「龜兒子」什麼意思？」

「咱個不曉得？」

「你說，你說我聽聽！」

「我不說，我說不過你！」

「你知道不能說嘛？至少你不能說！還有，你的那些旗袍呢？」

「箱子裏。」

「爲什麼不穿？」

「哪個一天到夜做客嘛？」

「呸！你這木竹筒吹火的！」

教授絕望悲叫，不屑再說什麼。總之這筆活債！非還不可。一定的，非解決她不可。這麼拖下去，教授半世人生，會白白給糟撻乾淨，永無翻身透氣的一天。

然而現實的發展，似乎專跟羅教授開玩笑，特別對教授專長拿手的貨幣問題，這玩笑是開得够慘的。使他一切幻想，不，這點可憐的家累，人生的活債啊，永遠

像記在鍋子底上一樣了。

太太去年霧季來的，到現在剛剛一年。這一年裏，羅教授完全走着一條沒底深的下坡路，隨着法幣的瘋狂傾瀉，急浪惡潮遍捲全國，使他教授地位，一落千丈，愈來愈渺小可憐了。雜牌煙捲，固然早不敢奢望，沒牌子煙，也不免望洋興嘆，偶然才吸這麼一支兩支。這些都還不去說它了，尤其是幾天前抗戰初年一位好友，原在市區某報當內勤。忽然深夜溜來找他，說是名上黑榜，打算喘息幾天，想法脫險。憑心說，教授當時不僅同情，且也很想給他點幫助。這樣的朋友，當年到處都有，這多年來，莫說別人早已把他忘記，他自己也不禁有隔世之概了。所以對於這位受難朋友，怎麼說，都該掏心盡意一番。但眼前生活明明留客都成問題，不禁背脊一寒，臉色死白，他雖極力壓迫自己，平靜些，靈活些，但仍然覺得自己的眼光，不時從朋友臉上閃開，無緣無故去望這些不相干的檯脚或是牆角，最後他奮身一振，破口大罵國家黑暗倒退，悲憤激昂，一口氣罵到後半夜，兩眼通紅，青筋暴突。但朋友忽然站起，握住他的手說：

『沒有關係，這裏我還有幾個學生好找。』

『怎麼，我這裏住還不成本大問題啥！』

教授怯怯地望他，紅眼睛裏浮着淚光。

『不了吧，趁天不亮，我去找他們。』

『那我去找不更方便嘛？』

然而朋友堅持要走。院門口，教授含着眼淚跟他說：

『我決不是害怕！唉，我大概已經不像個人了吧？』

『不必那樣感傷，我理解你。』

哦！他理解我？然而他衝出門堂時那一股風？他理解我？他理解我什麼啊！

教授望着黑暗中走上坡路的人影，他極度暈眩，幾乎想放聲大哭。

真是一言難盡。幾天來教授彷彿整天踏在火上沒有個安身地方。國家害人！叫

它要死快點斷氣，它可偏要活牽命，死害人！

據說昨天起，教授家裏已經正式斷糧。眼巴巴到晚上，太太糊裏八塗搞些麵

塊，泥土一樣，一口熟一口生，虧她還嚙得津津有味，謗說湯裏的菜葉子鮮。算是她種的，種株把菜又抵個什麼屁！平時胃口，三個教授也抵不上她，豈有此理！總之錯在頭裏，千萬不該叫她出來，要不然大不了學校包飯，管它爛米霉米，倒也一身輕快，無憂無慮！

教授最怕憂慮。論年齡還不過三十五六。但得志過早，大世面裏混來混去，別的不見多大成就，卻把個心境混得蒼老非凡，當年那種衝鋒陷陣的勁道，完全隔世，簡直不敢想像。彷彿一個披肝瀝膽走上山頂的人，要緊喘息，再不敢回頭去望那些猙獰陡削的山壁，荊棘叢莽毒蛇猛獸的豁壑一樣。所以有時，他會突然一轉念，想逃到什麼僻靜地方，讓他過一陣無憂慮的日子。自然這種想法，教授也明知有點可笑，然而想着的一剎時，他並不覺得如何可笑，而且多少也能得到一種慰藉，所謂精神上的解放吧？

然而現實可惡，即使超物質的精神道路，也仍然有不通時候。今天一早起來，窗外天空雖依然灰霧濛濛，但屋外空氣，到底要比室內好些。教授扣上紐扣，滿想

出去散會步，管它什麼柴米油鹽，暫爲安靜片刻再說。可是剛一開門，太太像隻大貓，蹲在沒腿深的菜地上，哇一聲叫住他。他眉頭一愁，臉色頓時灰黯。其實太太並未提到米糧什麼，祇一股勁告訴他：

「你看，奇怪不奇怪，我那面的菜有蟲，這面的一條也捉不到——來看嘛！」

教授心裏發恨，眼珠子也沒有動。

「你做啥嘛？」

太太走到他面前，一年夫妻生活，她已相當摸着丈夫的脾胃，沖口說：

「你別愁，我有法子。」

「你有法子？」

教授吃驚地連退兩步，偏起腦袋望着她，她說：

「我今天一定燒飯你吃，我把夾旗袍去賣掉它！」

教授憤怒地一震。這不成體統的提議，簡直是當面給他侮辱，比打他耳光還難受。但一眼望，太太臉色黃瘦，大眼睛裏的黑眼球，寬裏七落地像隨時要掉出來。

心裏一陣酸，覺得這女人也可憐，苦扒苦做，生命泥土也還不如。才使他脾氣沒有爆炸，斬釘斷鐵地說：

「這些事用不着你管，我跟學校說話去！」

教授散步的心情完全垮了，他一口氣往學校走。過度緊張，使他失去往常那種瀟灑而又齊整的步伐，他急急跨進校門，正和有苦說不出的彭教授，幾乎迎面一撞。彭教授拉住他，氣沖沖的說：

「快去簽個名吧！」

「簽名？」

羅教授陰鬱地望着他。對彭教授這種沒頭沒腦的猛闖舉動，甚為鄙視。直到彭教授說明，關於生活津貼問題，現在要責問部裏，究竟打不打算答復，大家在棺材口上等着之類的話，羅教授才釋然地透過氣來，也忿忿地說：

「一定！只要法律範圍所准許的，兄弟什麼樣的名都簽！」

他握住彭教授的手。